



图5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1~4.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图像 5~8.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

(1~4采自Леонтьев Н. В. и др., Изваяния и стел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5~8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

第三,叶欣注意到,出自阿斯克兹(Аскиз)和苏列克(Сулекский комплекс)的奥库涅夫文化公牛图像(图6,2、3),其肩部的羽状纹饰与出自布特拉赫特(Бутрахты)的飞鸟图像的羽翼相同(图6,1),并指出在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中存在有翼神牛^[22]。三星堆文化的神兽,亦以带翼为主要特点(图6,4)。

第四,奥库涅夫文化常见一种小型滑石人头像^[23](图6,5~10),三星堆文化常见青铜人头像(图6,11~13),二者虽存在材质与尺寸的不同,但在整体造型上相似。



图6 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1~3、5~10.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图像 4、11~13.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

(1采自Леонтьев Н. В. и др., Изваяния и стел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3采自Есин Ю.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овозок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4、11~13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 5~10采自王鹏:《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第五，奥库涅夫文化人像较为显著的特征是弧形阔口（见图4，2~5），这与三星堆人像口部的表现方式相似（见图4，10；图6，12、13）。

三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奥库涅夫文化和三星堆文化当中，无论是“顶尊人像”，还是其他艺术图像，均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以往的研究表明，公元

前第三、二千纪之交，在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器扩散的背景下，南西伯利亚诸考古学文化对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表现之一就是奥库涅夫文化与石峁文化、后石家河文化等一系列艺术图像所表现出的高度相似性^[24]。可见，奥库涅夫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的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已有学者注意到，三星堆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艺术联系密切^[25]，比如三星堆文化的



图7 后石家河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的对比

1、2.后石家河文化艺术图像 3、4.三星堆文化艺术图像
 (1采自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2采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墓地2016~2018年发掘简报》;3、4采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

青铜人像、由二动物相对构成的神面，均能在后石家河文化中找到祖形^[26]（图7）。因此，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很有可能是通过后石家河文化，在三星堆文化艺术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当然，经过几百年自身的发展，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加之对复杂青铜铸造技术的掌握，三星堆文化创造出大型青铜造像早已经与之前的石雕和小型玉雕产品不可同日而语了。

奥库涅夫文化艺术不仅在三星堆文化中得到了延续，也在商文化中得到了延续，但后二者的艺术风格并不相同。总体而言，三星堆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艺术的相似性更大，商文化与石峁文化艺术的相似性更大^[27]。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奥库涅夫文化艺术南传以及之后的历史过程中，商文化艺术更多地继承了北方的石峁文化传统，三星堆文化艺术更多地继承了南方的后石家河文化传统。此时随着青铜冶铸技术在东亚的崛起，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一道，共同成为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正是因为二者在艺术方面拥有共同的基因，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后，具有两种不同艺术风格的铜器才能“毫不违和”地“无缝对接”——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顶尊人像”便是最好的说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虽然已经明确奥库涅夫文化的形成和草原西部人群的东进及其与当地人群的结合有关^[28]，但奥库涅夫文化艺术起源的问题尚未

解决。在我们看来，虽然存在一些西来的成分（比如与牛有关的图像，及其表现出的对牛的驯养和崇拜），但奥库涅夫文化艺术的基底及其反映的信仰体系和宇宙观，无疑是东亚式的（比如带獠牙的神面，以及石柱式的“琮”等）。因此不能排除奥库涅夫文化曾受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影响的可能性。

附记：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铜时代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21AKG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 [1] 王鹏：《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见《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
- [2] 王鹏：《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考古》2023年第6期。
- [3] Вадецкая Э. Б., Южносибирские курьльницы, *КСИА*, Вып. 185, М., 1986, С.50-59.
- [4] Поляков А.В., Есин Ю.Н., Курьльница с антропоморфными изображениями из раннеокуневского погребения могильника Итколь II, *Труды V (XX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в Барнауле-Белокурихе*. Т. I. Барнаул, 2017, С.339-343.
- [5] Панасюк Н. В., Курьльницы могильника Зунда-Толга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алмыкия), *Вестник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Серия: Всеобщая история*, 2014, № 3, С.85-100.
- [6] Шишлина Н. И., Панасюк Н. В., Пахомов М. М., Бобров А. А., Степная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диция ГИМ: результаты этноботан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КСИА*, Вып.223, М., 2009, С.260-270.
- [7] а.Есин Ю. Н., Проблемы выделения изображений афанась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наскальном искусстве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Степанова Н. Ф., Поляков А. В., *Афанась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Барнаул, 2010, С.53-73.
- б.Леонтьев Н. В., Капелько В.Ф., Есин Ю.Н., *Изваяния и стелы окунев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Абакан, 2006.
- [8] Липский А. Н., Афанасьевские погребения в низовьях рек Еси и Тёи (Хакассия), *КСИИМК*, 1954, Вып.54, С.89-98.
- [9] Есин Ю.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овозок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аяно-Алтая*, 2012, № 1(3), С.14-57.
- [10] 目前学术界对陶“香炉”内的残留物仅进行过孢粉分析。
- [1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上海大学文学院：《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该人像可与8号坑出土的“神兽”拼合，见张昌平：《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物所展现的祭祀场景》，《江汉考古》2023年第4期。
- [13] 8号坑内出土的“顶尊人像”材料尚未正式发表，图片见李新伟：《三星堆顶尊屈身鸟足

- 人像和中美地区柔术者形象》，《四川文物》2022年第6期；孙华《三星堆埋藏坑的组合铜器——三星堆神庙中沟通人神的供奉器具》，《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9期。
- [14] 许杰著，杨难得译：《古蜀奇观：三星堆塑像的重现与解读》，《美成在久》2015年第6期。王仁湘先生亦持此观点（《三星堆遗址铜顶尊跪坐人像观瞻小记》，《四川文物》2021年第3期）。
- [15] 值得指出的是，三星堆8号坑出土“顶尊人像”的铜尊口沿下铸接有一圈环钮，这些环钮或许与铜铃有关。
- [16] 王鹏：《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考古》2023年第6期。
- [17] 王鹏：《论南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月形器”》，《考古》2022年第3期。
- [18] 8号坑人像可与3号坑出土铜爬龙器盖拼合，材料尚未正式发表。
- [19]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第44页，齐鲁书社，2009年。
- [20] a.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b. [日] 林巴奈夫著，广濑熏雄、近藤晴香译，郭永秉润文：《殷周青铜器综览（第二卷）：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21] 值得指出的是，三星堆2号坑出土大型纵目面具（K2②：148）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发掘者认为“原来安装于此处的额饰已经脱落无存”（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第195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我们推测脱落的额饰即是带翼铜蛇。带翼铜蛇在2号坑中出土2件，在新发现的8号坑中出土1件，除了人像额部正中的1件以外，另2件铜蛇原很有可能铸接在人像左右颞部的方孔内。若是如此，人像头部的3件铜蛇便与3号坑出土“顶尊人像”铜尊上的两组、每组3件的铜龙相对应。我们曾经指出，奥库涅夫文化人像的三尖状冠代表三棵宇宙树（见王鹏：《论南西伯利亚及周边地区青铜时代早期的“月形器”》，《考古》2022年第3期），作为宇宙树的延伸的龙亦有三条（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铜树上亦有龙），自在情理之中。
- [22] Есин Ю. Н., Древнейши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повозок Минусинской котловины, *Нау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Саяно-Алтая*, 2012, № 1(3), С.14-57.
- [23] 王鹏：《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见《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
- [24] 王鹏：《浙川下王岗遗址出土塞伊玛-图尔宾诺式铜矛与南北文化交流》，《考古》2023年第6期。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联系见邵晶：《论石峁文化与后石家河文化的远程交流——从牙璋、鹰笄、虎头等玉器说起》，《中原文物》2021年第3期。
- [25] 赵殿增：《略谈三星堆文化与长江中游古文化的关系》，《江汉考古》2022年第2期。
- [26] a. 荆州博物馆：《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
b.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博物馆：《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墓地2016~2018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6期。
- [27] 石峁石雕与商周青铜器兽面纹的关联见陈小三：《石峁皇城台石雕的几点认识》，《考古与文物》2022年第2期。
- [28] 王鹏：《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见《三代考古》（九），科学出版社，2021年。

On the Okunev Culture and the Sanxingdui Culture “Anthropomorphic Statue Holding a Zun Vessel on Top of the Head”

Wang Peng

KEYWORDS: Okunev culture Sanxingdui Culture Anthropomorphic Statue
Holding a Zun Vessel on Top of the Head Bronze Age

ABSTRACT: In both the Okunev culture and the Sanxingdui culture, there are certain similarities observed in the “anthropomorphic statue holding a zun vessel on top of the head” as well as other artistic imageries. This resemblance is not coincidental; it is highly likely that, aroun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spread of Seima-Turbino style bronze objects,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of southern Siberia, represented by the Okunev cultur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the Yellow River and Yangtze River basins. The art of the Okunev culture,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post-Shijiahe culture, found a certain degree of continuity in the artistic expressions of the Sanxingdui culture.

(特约编辑 洪 石)